胡仲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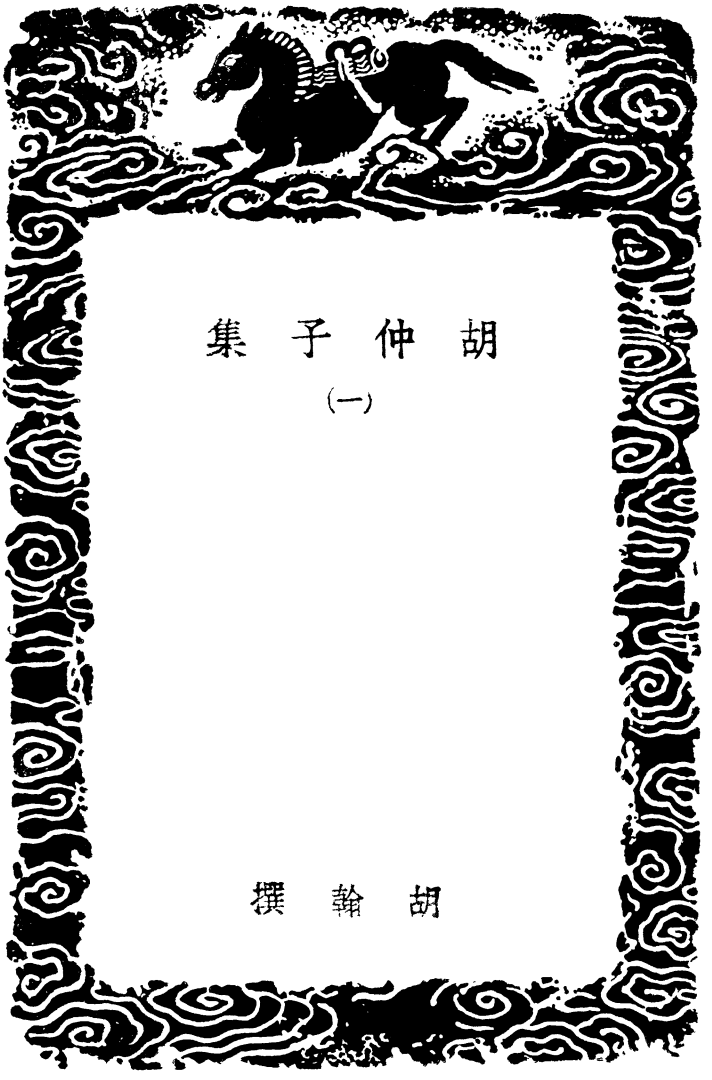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仲子集

(一)

胡翰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胡仲子集序

古之魁士名人類必有宿儒以爲之師考道問業得其薪傳然後其經明其行修其立說著書始深于淵源而有本蓋嘗于吾宗仲申先生見之矣先生名翰字仲申仲子其別號也洪武初爲衢州府學教授少受業于蘭溪吳正傳浦陽吳立夫學爲古文中歲復從許文懿遊文懿者金仁山先生之高弟講明朱子之學而兼擅文章者也先生誠敬之學不及其師而淹深經術于儒先之書靡不精誠研究貫穿淹通故其爲文也如天馬之行空如神龍之戲海如石之韞玉而山自生輝也如水之懷珠而川自明媚也其爲詩雖不多見然體格超卓迥出一時故朱竹垞作靜志居詩話論金華詩人獨以先生爲巨擘是編借鈔于應敏齋方伯係寫本間有殘闕無從校補其中訛舛姑就其可考者正之餘仍缺如先生文九卷詩一卷與四庫書目符首序者其故人宋景濂也嗚呼先生往矣其文與詩在明時莫不知其可寶垂今五百餘載稍稍沈晦矣而猶得全書以重鋟之非獨先生之幸蓋亦斯文後起者之幸歟然而先生之文章皆深得二吳許氏之法此其所以傳也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胡仲子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

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古文。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正紀

尙賢　井牧

五行志序論　犧尊辨

卷之二

愼習　皇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災異對　樂善論

醫前論　羅文質公集敍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紀交

勘言　琴釋

醫後論
書常九成事
禡牙文
書聽香亭集句後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與孔元夫按察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趙氏合族詩序
三老圖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胡正辭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原芝
元憲宗諭功臣詔
敬齋說
雲泉釋
答汪秀才書
古樂府詩類編序
風水問答序
吳氏家慶集序
缶鳴集序
送徐文昭序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心學圖說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贈楊載序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成趣軒記
樂道齋記
愚齋記

卷之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華川集序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送祝生歸廣信序
送葉通判詩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新修廣濟廟碑
天機流動軒記
畏所記
芳潤齋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安樂窩記
白雲亭記
樗菴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文官花贊
怡顏齋銘
敬身齋銘
漢椹題研銘
尚節齋箴
褚士文字說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悅親堂記
滄州趣軒記
袁石山房記
爲善堂記
瑞竹贊并敍
南極老人贊
處約齋銘
無逸齋銘
居易齋銘
嚴氏子字辭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懷素墨蹟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蘇平仲瞽言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王秉彝傳
書劉府君墓銘
書朱氏家慶圖
卷之九
謝翺傳
胡義士墓表
譚榮甫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藁跋
王右軍東方朔贊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北山紀游總錄跋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書賈節婦傳
書尊生子傳後
鄭仲涵像贊
趙氏大墓表
何遁山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王子智墓誌銘

吳季可墓誌銘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卷之十
弔董生文
東征詩有序
白鹿引
湘筠辭
風雷引
思沂操
長山操
之子于征
南箕長好風
日出照高樹
人生苦偪側
擬古
商節婦誄
惆貞淑文
招鶴辭
少梅賦
于蔫于歌
長清操
越水操
瞻彼日矣
新城頎頎
冬日何可愛
欒欒孤生桐
維南有佳鞠
示順生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寄陳子尚錄事
臥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夜過梁山濼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夜宿寶石精舍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命童
張節婦
贈鄭生叔車
游仙詩
雜興
呂梁碑
益清堂爲國子生張伯高賦
西村老人隱居
京口紀行
歸故山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僉事觀石杯
桐谷山房

胡仲子集卷一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其大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既濟。四卦。凡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毳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育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屮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

也。夫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暌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曉秦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厭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閒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有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

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驩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彦博之議。虚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尙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芻蕘者在閭其能舍乎與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

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謽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蠙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鱷鮎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

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廣。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皐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有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

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幷。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閒。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幷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攽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

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視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受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敝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晦、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

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鴈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量潦規偃瀦町原防牧隰皐幷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量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幷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閒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涇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

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徽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亙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達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苟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應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矣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必使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

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爲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畀有之。具爲五性。著爲五事。又著爲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爲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爲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灾異言之。班固之來。采爲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修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災變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於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盡涸。憲宗以爲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

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傚春秋之意考次當時之災祥爲五行志云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其徵恆寒其色黑是爲黑眚黑祥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爲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灾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其徵恆燠其色赤是爲赤眚赤祥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故生不暢茂爲變異者有之是爲木不曲直其徵恆雨其色青是爲青眚青祥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爲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恆暘其色白是爲白眚白祥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爲異爲地震爲天雨土其徵恆風其色黃是爲黃眚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

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當讀爲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拂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二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憸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轍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精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

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吏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譬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出托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忭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衞。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大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

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議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足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抑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聖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蜿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躁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瘠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

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愼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尙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殳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甲]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成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於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

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滃龍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滃龍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譬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

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潁川李嶠數顧而談義焉。因昌黎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揚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勢也。隆汙者時也。古今天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爲之方體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爲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眞。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婦。由是而別。其爲夫婦。兄兄弟弟。由是不失。其爲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狄由是而服。否則畔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爲聖爲賢。失之者爲小人爲愚。不肖故曰大道易易。莫艮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于燧。珠

以蚌而孕。金以鑛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之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於是。惟其無形。是爲原原。原原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吾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吾得其要於躬。亦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周。是爲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里無不具。潛天潛地。而萬物爲之使。是爲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而動直。明睿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之心爲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爲伯。故自太皞氏以來。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沒。或傳或不傳。而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爲古。古之爲今。而駸駸乎老之將至。未有聞也。敝敝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者補過云爾。子幸無惑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雖微。必至于海。丘陵雖高。不能爲岳。尙無止於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嫣仲子居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邈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進。挾兔園之册而無徒。長視卻顧。日暮途遠。顚實如也。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爲有道之士也。固無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望之如雲。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

旦。與天游衍。聖人也。瞬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渾卓卓。如金如玉。雝雝肅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無體。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斂而藏之於密。鬼神不得以測其際。而況於事物之靡者乎。足以恍其外。其神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久矣。宜有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顓實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逌然顧謂毛生曰。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而止矣。燦之以暑。未幾而慘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薾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聲。視聽不變者鮮矣。而又遭世大擾。五內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睟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槿削瓜。外不足而內有餘者。非壽常之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爲足恃邪。毛生敬謝而退。他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龍丘丈人朱桃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爲先生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爲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睥睨之頃。悉得吾鄙樸之眞。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意消。其爲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於是二生亦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丈人。

越人災異對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

日在己丑。牽牛昏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閒之穉。戴白者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墊。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飢。轇轕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災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修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裁其冠褒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瑰奇。顧盼生輝。閎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士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栗者乎。信吾稼之不栗。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螟、蟲、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物交於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

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兼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烹羔擊鮮。列鼎而食。縵胡短後。腰弓矢、緤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爲樂者。未有不爲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爲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體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諸人以爲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內外兩忘矣。王君秉彝樂善之士也。嘗卽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娛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

人之樂爲樂。而以聖賢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善爲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粵之鎛、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蒙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爲悟之天。乃能自顯於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醫。別決死生。察人之脈。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孰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閒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脈。而知病之所在。從其胗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人者。無桑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桑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衞之在元魏。魏國工也。法衞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菩提法衞。又得之道幼。李修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醫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醫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與伏。乃致離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爲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愼之。予客太末。更十寒暑矣。節宣不得其宜。臥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可致良藥。亦惟故人衞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不除。時憤起頗頷閒。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劀殺之劑。疾卽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爲痰。有鄭

君明德者。偕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慕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失其養。六沴干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咕畢間。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腹月削。神疲竆蠶。計其口耳之所習。莫非傲貸季之流。所謂逆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乞身歸養。會國家徵修元史。黽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卓卓如君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形。予雖老於此何恙哉。因書以諗於君。作醫統論。

羅文質公集序論

尙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顏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顒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學。明道

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顒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爲母。父在則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閒。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于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

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總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髽。謂之露髽。則以麻繞額與髽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髻。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三

擇術

嫣仲子居于養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爲良。而訾其庸者。庸者不以爲左。亦夸其長而訾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乃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禮。有醫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由是觀之。上者爲良。下者爲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滕口說。世莫能揜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治。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醫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退而走矣。遇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爲矣。不可爲者。十遇而十負。不遇乃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既而病臥就枕。慄而寒。燀而熱。頭岑岑痛甚。召醫視之。醫者爲劑。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黍。緩不救於餒也。又恬若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醫而莫能起。乃謁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脉之候。以爲外邪相攻。薄于腠理。臟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乎剛陽升。其熱熾。汗既不及下。則太遽。經曰。熱者寒之。温者清之。又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焉。病少卻。陽訌爲毒。癰發于頤。突如疣贅。面腫體羸。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醫來視。瘍決其外。君固其內。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焉。凡四月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今虞有疾。彼嘻嘻誤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胠

肫起汝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醫也汝荷其賜踰丘山之重乃欲以芒忽之微涘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尋告于嘗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柏之諸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醫趨人之急不規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己恆平其施故與權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間不知爵祿之爲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是乎仲子趯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爲人以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疾痛哉卽令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爲而不知出此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娖娖爲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閒關千數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恆負氣慷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爲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其爲學蓋出於李晉仲陳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說晉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肉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歿於疫遂葬江寧唯一姪自從煢如也所至邑里諸生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卽治之擯之投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趨事唯謹嘗論王伯大略當世利鈍得失顧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語者意頗不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率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爲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恇怯農家子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過輒曰事急死生共之吾當爲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東後復有警

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爲之太息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徽逐慕悅於一時而反眼不相識者接跡於天下誠以勢利不常有故也於是有相靡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於是有激於義者如戰國之公子解驂委轡於屠肆之中舉夫抱關鼓刀之人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甚烈也然不過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幸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於道合焉否也唯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皎乎霜日者固翰之所願託交也作紀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良其字也

勖言

士之相與苟愛之也則必勖之譽之者過也苟敬之也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沒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勖之者進人於道也道苟至矣人不我售何患哉邵生某嶢然秀出吾里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焉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干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修短譽之者喙相鼓也而余不能通之建祿句絞之法稽之魯莊公秦始皇漢武帝類多不驗人固有詆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清明在躬前事以知來物隋唐之際孫邈一隱耳嘗云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盧詹事位當方伯吾孫且事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遇之休咎也通塞也修短也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凝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勖之求若古人而

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嫣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攄而釋之。揆之于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爲碁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准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弦寬而溫。小弦清廉而不亂。故宮爲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弦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爲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弦。孫登損之爲一弦。由一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弦之離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離。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雖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泥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況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

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厓巨壑。原原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瀡。放乎江河之間。瀺灂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舉批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小者磕然。聽不可極。耆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濛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霅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輷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涪灪。其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瀏瀏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寫。諸客竦而聽。俯而怍。卑陬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儀兮。去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兮。流水之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千歲。其人黯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焉飢寒於我而衣食之。民焉爭奪於我而宰制之。民焉冥頑椎魯於我而開導之。民焉顛連蕩析於我而拊摩之。可謂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內。疾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制爲鑿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沈綿之中。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奈何上工恆鮮。而粗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猶以僬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閒有款啓之見。則又惟利之規。緩急不足

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廷。多卑隱於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久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勤衞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病棄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舍館最近。緩急即以告。不問昏莫寒暑。即趨而至。余以高年長者。不欲數勤之。則致其二子焉。故廷玉過從久而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臥病。邪熱傳於腠理。痛貫胸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善醫者咸爲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無弗協而措療則廷玉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肯而肉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別歸金華。金華之以醫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遇有疾。去城府遠。不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於是益念太末多君子。千戶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侯即愈。廷玉過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沒矣。其兄弟無恙。聲益藉甚。會余弟之子祥感奇疾。變而爲痁。久將爲瘵。衆工治之。支綴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胗之。灸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步能趨。啖能健。撫視之一壯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爲術。豈惟太末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于濟天下者。不居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食民之飢寒。宰制民之爭奪。開導拊摩民之椎魯頳連。得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於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衞生。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爲教。不是過也。況聖人之用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欲不軒而輊之。獨能忘情乎。廷玉幸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爲左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適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舊隱.觀瑞芝焉.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豹山之先塋.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燁燁也.見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爲而生乎.余曰.古者瑤光得則元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閒乃有之.朱祥符之間.山林所產.州郡所進.登于龍圖.出賜輔臣.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侔.要之皆瑞應也.仁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韋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爲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奧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故雖匹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於是叶氣蓁焉.嘉生應焉.不根而茁.不植而敷.發爲光華.麟爲休禎.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隣.其母高年.與余妣、余祖妣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敬.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慨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徙家香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役.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漫不可追.吾二人亦不知其衰甚矣.嘗爲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文.余疑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

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周及於人之視聽。而天蓋灼有攸徵矣。余觀前代所紀諸福靈瑞之物。殆不一焉。詩詠之。史書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傳會夸詡。以訛亂眞。不悟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觀熟察。非傳會也。播而傳之。無媿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冀寧陽曲人。以郡史舉察。爲廉訪司書吏。居越部。人嚴憚之。爲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成。處守馬嘉奴。掊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賊告。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虐益橫甚。衆側目懼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彥遠將按部選吏。以九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賊事若干緡。窮治一無所避。聞者無遠近。咸快于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憮然。既去。語他使者。於是以九成專柄。且私於富人。九成欝欝不自得。以疾乞免。未幾。他吏民爲九成所按者。亦乘閒煽爲誣構。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成之死。爲余言。頃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常君死者。猶詈之。則天下不知其冤者多矣。而不詈者蓋少。是君無以瞑其目於地下。意望余言以洒之。余觀九成。眇丈夫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盛雪。寒氣始肅。劉君伯善。好義士也。乃託物相率賦詩。今思敬之意。不異劉君。雖翰也。巽奧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於職何負。因念有司汙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繩。爲患滋甚。取其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爲世容。則吏獨有與時浮沈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羣有司。職固

如是邪。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成旣罹謗。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足徵邪。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攻。因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遒勁。固其宜也。因論次其事。以遺思敬。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論功臣誥

汝高祖赤老溫愷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效。惟朕皇祖寶褒嘉之。汝祖忙可撒爾、自其幼時。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暨朕討定斡羅思阿速別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得於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輯我國家。罔不咸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比私。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耆舊。罔不嚴畏。錄其勳勞。命爲札魯忽赤。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十獄愼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哈台以阿哈之孫。定宗闊出之子。及其臣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格者。以告于朕。忙可撒爾、肅將大旅。以遏亂略。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忙可撒爾、將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法。惟爾脫歡赤。自朕用爾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姻。咸麗于憲。今衆罔不愬曰。爾亦有死邪。莫不有慊志。爾父雖死。朕篤不忘。亦惟汝圖厥終。肆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則不墜爾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

伺汝、間汝、憨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汝於朕志．勿愼繹之．汝則有咎．克愼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間伺汝、慢汝、憨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祖汝父．無替厥祀．　此誥見元史忙可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澍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禡於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鉞端闈．總干東裔．列城効順．羣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內外．日所出入．憺其於鑠．罔弗震疊．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末．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爲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爲禮讓．及鎮金華．屢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爲國蕃屏．余閒率鄉人款謁其閫．侯望見．卽肅客以入．相與進退言論．未嘗變其初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璩君之箴．其受教於君子．非貌也．固知所養矣．古之

言敬者以余所聞其大要有三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虔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體此持敬也愼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兢兢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克敬曰持敬余以上焉者爲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次爲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敏日惴惴于心因侯之字附著二君之末簡侯有近仁之質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咏梅者以爲聽香亭集句客有詰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惡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鬼矣而原父重請於嫣仲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羣木霜露既降榮者變衰衰者搖落其嚾然而特妍瑩然而有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萬熒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視瞑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虛徐而來悠揚而逝澹而不穠微而不烈冉冉簌簌觸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倏焉而襲人洒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爲耳耳之爲目果

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爲性。性之爲眞。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爲今。今之爲古也。何遜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顧凡作者之殘膏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蹟矣。陰陽相爲消息。陰爲冬、爲殺。陽爲春、爲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爲生。其孰權輿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聲無臭矣。而全體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柏軒叟。其亦有合乎否也。且遁然重爲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觀于雲泉。油然而起。圜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爲象者。此非雲也耶。源源而來。混混而流。滔滔汩汩。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瀆瀇瀚瀚。聽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偏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於其間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是而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兼富貴。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爲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幽人處子之節。愧於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

我有而不至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爲日月震之爲雷霆變之爲風雨高之爲山岳深之爲河海微之爲昆蟲草木爲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衽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得其理也然則若雲泉者其可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二而一之者也余嘗慕其爲人而識其客陳子尙因爲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慨於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

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于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

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爲笑侮。折辱爲折辱。行己以孝弟爲本。進修以古人爲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爲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眞知實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己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鄂之人。皆憧憧挈挈。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貶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爲眞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理。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塒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願學者知此。其于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爲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

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未以爲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儻以余言爲過幸從而質之因鄭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爲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爲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爲端人按部爲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獻替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爲苟苟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故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爲磊落明白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志以偃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更憂患頤頷發一癰出膿血數斗臥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卽死力治之始愈支綴視息已近廢人口輔偏哆齒牙搖落筋脈如中風狀出言蹇澀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變竄身山谷憂

懼迫於內，淫邪襲於外，自腰及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爲於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闊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棄耳，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眵視短，未能終卷，卽已遺忘，將敘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就緒，學業愒弛，莫此爲甚，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仕宦及閑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閣下持節再蒞東浙，則又益喜庶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羣獨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忼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慺慺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閣下者哉，天地鬼神實監臨之，閣下爲時求才，宜亦爲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況加之以衰病，何惜而不曲全之也，人苦不自知，以鄧仲華之才，自揆不過郡文學耳，走也何人，敢有過望，才薄而用大，力小而任重，古人所戒，又況有大不可者存焉，

胡仲子集卷四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窺金匱石室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迺爲之敍曰。史之爲書。自左氏內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體之外。或綜括以成一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備。其義例不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遍閱。迺約之爲舉要歷。又約之爲歷年圖。又折其中爲稽古錄。其言曰。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刊行民間者唯通鑑耳。其他蓋不多見。雖袁樞之節要。陳傅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余每惜之。韋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不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遂於春秋。其傳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風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滔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彫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

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伊涼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涸。人情之泰。政治俗尙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經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子孫之科錄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恆久。其爲教也。徹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纂。則無裒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句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

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于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止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祕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而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

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士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士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于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士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擾取等遽有德色詐語以相夷則當時之爲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爲秦越也吾猶以爲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

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爲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鋼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今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爲叔誠。其先人棄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懼不足給。又歲頻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繫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屬之。必大譴大呵。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訾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歸。姻友不加詰。閭里不見讓。以是爲固然耳。則今叔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爲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訖蔑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爲法。以斯人者爲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爲趙氏合族詩敍。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羣萃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備矣。君師者治之。昭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

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懼其相夷也。相瘉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恆在乎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桂侯自越來迺爲余誦其先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載厥美。萃于後昆。則有筠西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爲義。賙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竣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鑾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卽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唯致謹。曰吾翁之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容趨至。翁坐堂上。姆抱肅見客。顧瞻咨嗟。咸起爲壽。其事可繪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禮就見。方當國家有造之初。欒公鳳來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書喻意。若將慊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爲無所繫。願畀一言以敍之。嗟夫。人常以家爲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並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閫。登翁之堂。如鄭氏之相與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祿。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古者、何哉。桂侯、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敷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康人以爲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爲三老圖仲舒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樸於言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曷取而圖諸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修敬愛以堅晚節則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慊乎眞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爲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爲四黃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偪處疆場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遠仕朔土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徒爵祿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

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胙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遙山阿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欲乎猶後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閭而趨采倭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羣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爲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諗諸子山鄭奐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詠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摸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盲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擯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浹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滸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唔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鞉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

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于已也。而曾子歌之。猋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爲吏。黃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夷。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爲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歎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然而嵬。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照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爲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於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恧甚。先生其誚我耶。先生既沒。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爲之序。今敬仲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辭

之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雖有作者。恆窘於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春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自秦漢始。賈誼深詆之。爲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爲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爲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苟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於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爲吏。吏大府數歲。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孝子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句稽簿領之外。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己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翰爲之序。

送胡正辭敍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爲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願也。卽有願爲者。豈吾諸生哉。卽吾諸生爲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冀得祿以養。自越來吾婺。居歲餘。去補

吏台郡。戒行李有日。薦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迺曰。正辭是行也。人將以爲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合上官。爲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爲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爲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敍

黃巖戴志道積貲爲靈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避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賄。幸不爲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攜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爲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爲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爲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爲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爲睽。水在地下。其勢必合。故其卦爲比。物皆然。鳥獸魚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噣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恆側足危懼。卽

有倉卒扶老攜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棄去不暇顧男女翦爲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斯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靑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斯盡者蓋有以也夫猰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爲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謀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鷟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尙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爲甲令以風示海內婺之浦江於是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知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其二老人順卿嚴重愼舉動達卿倜儻不爲邊幅然怡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揖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尊幼親疏間既久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釜爨者已數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今其義門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葬祭有其禮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以處凡疏遠之屬發廩拯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蠲復之令優澤又加

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爲二老人壽。而達卿已不可作。順卿高年耆德固無恙。而予獨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贊風美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爲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徵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王丕、李自倫之流。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予故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爲稱。其亦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嬋嫣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彌敦。思卬祖父。自躬載德。有田連連。有廬翼翼。以播以耜。以修以藏。以貽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從如雨。肅雝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服以世降。恩則罔竭。毋傷樹荊。永懷瓜瓞。乾餱之愆。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藏。有阡有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其流瀰瀰。高門有閎。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曾。永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五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諗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蓋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宰乎五官。統乎性情。經緯乎萬事。其爲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而溝於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慮。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爲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祇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又與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晨夕不寐。吾懼其去吾門牆。而爲斯人之歸也。顧乃張皇幽眇。致極高廣。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邵子曰。心爲太極。陸子曰。宇宙分事。卽吾分事。吾分事。卽宇宙分事。其亦有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亦有得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苟自得之。總方而議可也。極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

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若予者固秦逢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即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況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他求之且成心未忘也蟫食經傳間以至於衰且老猶紛如也罔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駭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有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不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稱首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訖無所遇合傑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誦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愧意銳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虵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

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無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身陷死地翦爲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浙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搆亂淮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場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鬚髮浸白貌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爲書薦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眞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曰浙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爲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

貴之。彼以爲玉故也。使知其非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廩以蒿荻。趙人發而試之。箘簵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箘簵故也。使若楚之多箘簵。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廣公之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擢燕石與趙之苦楚。不足爲世重。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爲於世。進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泯其跡庸衆之中。挈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轅將南。而今反北其旆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成遵。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讜言。忤柄臣於威欽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盡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栝蒼陳仲經將爲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爲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毉者也。子知其毉乎。曰。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固善毉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受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體以脾胃爲主。其用謹於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沈之理。隨證加損而爲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毉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毉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他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

之證爲不足。投某劑。亦不愈。母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脊皆痛甚。七日而氣漐。醫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醫猶恬而視之耳。比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爲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爲明之之學者。槩以淫邪積滯爲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往而死。寧不爲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脈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脈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太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脈固有不能盡明者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胥宗不欲著書。以爲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今視之。胥宗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捷於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豈不庶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之詩也。告之以余所見者。欲其愼之也。仲經誠審於脈而又愼之。則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京畿。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入朝寵賚。卽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於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足矣。緩急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爲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爲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

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之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道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恆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齕於利者。使載不齕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齕於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察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乾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他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鵝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抵牾。至不能契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

朱氏不著爲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顧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澌盡。雖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爲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往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奧。恆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錄事鄭復初先生。嘗爲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即而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卽世矣。因述其行已之槩。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君。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苟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爲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夸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苟趨。見不可不苟就。漸濡世澤。猶不失爲儒家子。余間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巳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祕耳。願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者。可乎。余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翹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他日其有以語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獲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

師祝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余聞之矍然蓋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祀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祭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讀紀諸盛美受命既久訖以衰憊不果答君之貺微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爲難其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爲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舉簞食勺飲投之即黧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憚而不亟拯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冢往踐其任幸爲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緑油之屏朝廷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事願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梓之陰相接聲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於民者羣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蔣植曰生之言然廿棠周人所以美邵公也嵩高周人所以賜申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

山海上食祿於衢。卽其山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賦之。既而成章。屬余敍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而集焉。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爲其志沾沾自足於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合衆得千百人。願爲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帥執狐疑之心不決。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人爲如何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蒞職。致請于朝。俾歸省先墓之在金華者。迺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之。以爲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病。將別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願。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之風乎。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卽以教國胄子爲先務。先生在皇宮。歷年既久。啓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輝□明兩之間。自視無他

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他日以爲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敍故舊之好形之詠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焉余於公無能爲役其見察殆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余臥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寒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罹世莫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內雖多故民猶晏晏也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唐夜與貢公共談以箕集藁命余敍之意謂箕集以取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爲文學掾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

家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冬十月敍。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眞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彥。鮮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來謂余曰。袁侯行有日矣。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恆懸於長之賢否。由是擇吏者愼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爲焉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焉也。兼是數者。輿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爲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爲此言。猶未食旨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爲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羣輩嶄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爲樂。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爲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爲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翺翔諸公間。固久爲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阨於單窶。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恆而不知變。則淩恆也。知變而不知恆。則振恆也。淩則困。振則凶。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啓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黃旗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爲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蟬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卽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恆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

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剝陊。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蝟蝀。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顗、徐霖、游鈞諸名輩。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晻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閼逢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胡仲子集卷六

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卽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衞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纘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大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祏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圮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卽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吏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

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愼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長。實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奉履。弁冕裳衣。陟降庭祀。黍稷觴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迺本諸禮。旁采近制。定爲規則。凡敬先務本。惇禮厚生。睦族郵衆。吉凶之際。鉅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慮。不忘造次。既董帥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慤致愛。協于人心。公聽並觀。故國人稱願。父老僉謀。以爲皇朝肇修人紀。崇教化。將與天地同流。州里之民。如王氏者。實化育之所陶甄。宜從令典旌表。顧以天下之大。未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

之盛。不可以無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而父老過爲軒輊。將亦惟吾宗祐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蕃。其別出金華者。爲文定公季海。散處濠梁者。爲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實來遷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雖同所出。自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樸之風。代相纂承。暨吾祖吾父。不越一迹。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推其贏。好爲義事。棄諸孤之日。誓言當法吾勤儉。合食共處。當如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肖似。夙夜祇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篤于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尊親親。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爲而爲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褻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爲公。大道隱而天下爲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風靡。治化隨之。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六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防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踐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固移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家。而爲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南。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有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皇家之興實符之。皇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苟有知識。靡不有孚顒若。況

幾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不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蓋天地之氣化國家之聲教有以啓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他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一眚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以美麟溪鄭氏王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我乃爲之頌曰

維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久失其馭五典不惇九法攸斁乃建有極麗乎中正再造彝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疾矧茲奧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耳目孰不興起薰爲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邇邠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之儷今也其昌緜緜而長曾孫其良肅肅是將曰父而父曰子而子夫夫婦婦無非無是兄兄弟弟何彼何此厥心愔愔幷如一已厥從如雨聿來率俾享祀以時爨膳孔宜崇我孝思百爾不虧顧瞻有則戒愼無私惠我宗姻及彼比閭歲凶不飢訟寢而愉何以俾之孝友所萬嗟嗟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媮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詳語相夷橫流方潰有是表儀篤哉爾祖慶無不延卓爾曾孫纂之爲艱爲父爲母保佑自天天啓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亢爾宗則大爾□太公之世何淑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以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嘉公之爲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于肘腋之變。不可無旌邮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淛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衞之臣馬哈謀。致祭於祠。敍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家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爲巨鎭。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國厚恩。恆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剸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得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耀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驅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身。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爲我載諸麗

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江左。澍東浹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卻。何城不隳。士宇斯拓。自西徂東。澍水洋洋。公來制闔。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戈斨。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蜮。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饉不饑。由公我哺。不禮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瘝猻。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闢。皇命使臣。聿來稱述。取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洽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新修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爲烏龍。蠢起江上。嶄然高偉。陊然崇崖。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爲郡城。未至郡二里有祠翼然。浚山而蔭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傳護境王紹興徙都臨安。勅加其爵。郡守吏

至者。既視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爲民祈請。著爲恆典。如古秩禮。王師東下。今行省右丞李公思本。率將士。首克郡城。大修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委心易慮。往來禱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矣。恩威流布。竟內乂安。人民和會。神貺屢昭。而公每將事。則潔清祇慎。不怠不瀆。如厥初。顧廟之木石丹漆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剞劂。將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飾廟像。加粉采焉。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下劉潮董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剞劂者施之塗鍍。而凡門廡宮寢。未兩月而巍峩炳燿。覩人目矣。神妥其靈。人用禋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諗於翰曰。事神、吾職也。曷足紀乎。唯神所以庸祐茲土。則靡敢忘。初吾之至。民始按堵。諸苗在杭。其帥楊某率之以襲我城。不利。退屯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顧若有追者。颯颯山谷間。遂驚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者告急。吾總騎卒赴援。嘗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戛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衆而殪之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胄。疇克以濟。故凡旱潦之變災癘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此非徼福我躬。神實監之。其尚敢忘。翰聞而韙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爲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是著聲靈宇宙間。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過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況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

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岷郭磊卿碑。茲不復述。取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兮肅以風。饗將降兮玄宮。威靈憺兮有赫。般事渺兮無窮。攘羣厥兮東表。阜百穀兮西灝。承巍巍兮祚明德。惟下民是冒。右迎神

神須搖兮安留。忽而去兮上浮。望杳冥兮不可扳。翠冉冉兮山之幽。玄猿叫兮石裂。文魚波兮衝風起。惟峻極兮終古。民享祀兮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爲得矣。大叔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卽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傲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壺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恆懼不給。非有三逕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爲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爲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

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頹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侯以戴叔能進。公嘉獎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叔能顧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采所爲文讀之。乃憮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內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卽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翾翔乎千仞之上。翛翛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潨潨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苟木之生也。榮者悴而區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代。以爲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爲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爲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爲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體。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

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衞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愼獨之事也不愼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輸也未之能焉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謁郡邸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款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恫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

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之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焉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未之慊也今君迺得以名其齋其盎若飲醇酎乎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游康衢而皞皞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間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之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嫣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久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恆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爲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

歸。其請益固迺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霄霄。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不當爲而爲之。知天者。不當爲而不爲。當爲而不敢不爲之。故其畏也。非悋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悋怯委靡。恆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爲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賁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柔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修其先業尤精於方術求其膠療者悉趨而赴不規規於錙銖之報人以是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爲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他日來請余以爲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焦神極能爲重糈者實存乎此而名爲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爾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候微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從逆有奇恆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味味殊性異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爲期不失其宜不賢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明患於未至下工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必非不賢不知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伯放許智藏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途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鑄鼎俑嚙其指黃帝遣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惡夫智巧焉今世之搰搰攘攘者跲踔相驁於時殫極權數求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爲智爲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

情蕩矣。曾顓蒙之不若。劣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爲三極。物莫比靈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眞。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致其遠。其深潛無以極其奥。純樸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醫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弟叔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嗜欲。久視人世。其必翛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劉剛養浩。受業於潛溪宋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置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爲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爲記。余請訪諸其師。以爲潛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之。何以余言爲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奈何以此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卽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迺爲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載籍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概而言之。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越若是哉。火于秦。汨于漢。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狃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

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合同之化。非徒誦說。其於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灝灝。代有不同。至周而噩噩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眞。吾夫子從而繫之。刪之。正而修之。聖謨洋洋然。望之若邈。測之而愈奧。江河不足以爲深。廣泰華不足以爲高巖。草木之英。不足以爲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爲美。太羹元酒。不足以爲滀。猩唇貙炙。不足以爲腴。味乎此者。心融意適。其爲滀也腴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嚴也。舉凡天下之物。而皆無有厭飫也。此其爲芳潤。沾溉天下之士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翺之在唐。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揉揮灑。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場。機也固其靡者耳。由吳入洛。雖少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濡沫。與弟雲、吹煦以冠一時。方之作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烏覩道之大全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修則道凝。道凝則言立。有本者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魁人傑士。才驅氣駕。悉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爲法於天下。患無以周天下之緐。及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爲經。學者生乎聖人之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啓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衆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者缺。

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卑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與潛溪抑且老矣。無能爲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出其所長。足以用世。顧乃退就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卽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爲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洽朋友也。吾過養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習爲孝友禮讓。而養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爲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邇。美成在久。則余所望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